

鍛

書叢統文年青

輯一第

行印社版出年青

鍊

蕭也牧

書藏流文在青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藏 书 章
鍊 鍛

牧 也 蕭

行印社版出年青

青年文藝叢書

鍛 鍊

著 者： 蕭 也 牧

編 者： 青年文藝叢書編委會

出版
發行者： 青 年 出 版 社

總管理處： 北 京 東 單 二 條 三 四 號

營 業 處：
北 京 上 海 西 安 重 慶
廣 州 瀋 陽 漢 口 太 原
濟 南 福 州 無 錫

1951年1月出版 1—15,000(京)定價人民幣6,300元

說起來已經是十二年以前的事情了。

在一九三七年——抗日戰爭爆發的那一年，我正好高中畢業了。我從上海到了山西省。

之前，我曾經讀過不少革命的小說和社會科學的書籍。參加過救亡運動，挨過國民黨反動派的「水龍掃射」，也曾經想要到工農羣衆裏邊去鍛鍊自己。雖然，我對革命有着烈火般的熱情；充滿着對光明的渴望。但是，對於革命的實際，還是很模糊的，只覺得革命是一件轟轟烈烈，很神秘、很有趣的事情。

我到山西不久，和旁的一些青年，決定要到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抗日民主根據地之一——「晉察冀邊區」去。當時的決心是很大的，我們準備像參加二萬五千里長征的英雄那樣，吃樹皮啃草根……甚至準備洒盡我們的熱血。

步行了一個多月，我們到了目的地。留在縣裏的「抗戰動員委員會」做羣衆工作。

第一次下鄉，我們到了離機關不遠的溝南村。這村的一個「公道團」（註）團長兼村長的，把我們接到一家門口掛着「主張公道」大匾的院裏。他說：他當過「閻督軍」的衛隊長。他叫潘金堂。以後有什麼「公事」，儘管找他，他保險可以辦得服服貼貼，公事公辦，雷厲風行云云。

他的話，果真不假，待不了一會兒，就有幾個村警給我們端上了：一大盤油炸餅，一大盤炒雞蛋，還有「汾酒」一壺。當我們吃光以後，覺得又沒事可做了，於是就擦了擦油嘴，回到機關裏去了。

那時候，我們的工作，就知道把老百姓集合到廟裏，給他們講政治。雖然他們聽不懂——不僅一大堆新名辭聽不懂，而且對我們那一口南方話聽着也實在費勁。不過總還有人來聽。但當萬里冰消，大地回春的時節，篩破了鑼，也不見再有人來，人們都忙着去種地了。

我們到底還能够做些什麼呢？

領導我們工作的一個同志，他叫鄭家珍，也是個知識分子。他懂得知識分子的情緒。他見我們成天在家裏打「百分」、唱救亡歌曲，要不就睡大覺……不像開頭那樣熱心地到溝南村去了。他就來找我們閒談，從山西的風土人情談起，一直談到怎樣做羣衆工作的問題。

他說：不要等羣衆來找我們，我們要主動地去找羣衆，那裏有羣衆，我們就到那裏去。羣衆

在地裏生產，我們就到地裏去；羣衆在家裏，我們就到他家裏去。要學會和羣衆談話；倒不一定光談抗日救國的大道理，先談家常、談莊稼……反倒更能接近羣衆。並且不要光動嘴，還要幫助羣衆做事情，能做什麼就做什麼……最後，他說：

『問題是善于在工作中學習。』

雖說是閒談，我們馬上也就了解了：他是在批評我們。雖然心裏有點不舒服，但仔細一想，他的話，確實有點道理，所以馬上也就領會了。

第二天，我們又到了溝南村，找羣衆去了。

我在村北的坡根前，找到了一個羣衆。那人四十大幾，後腦留着長髮，前額直到腦門心上却是剃光了的。手和腳特別大，眉毛很濃，眼神黑白分明，兩腿微彎，敞着懷，混身像伏蠶般的黑，他正在鋤地。

我說：『老鄉！好！』

他就站了起來：『好好！你好！今天廟裏不開講了？你有工夫到地裏遊玩來了？』
我想：該再說些什麼呢？實在是想不出來了，只好在地頭上坐了下來，看他鋤地。

待了好一會兒，他休息了。他在一個麻布口袋裏，摸出了一個硬梆梆的黑乾糧來，他說：
『你吃一點兒嘛？』

我搖了搖頭。他一口就把黑乾糧咬了一小半，嚥完了，就走到那坡前的「泉水汪」裏，雙手捧了幾捧水，「滴滴答答」的喝了幾口，就坐在我的旁邊，默默地抽起煙來。

我趕緊拿起他的鋤，去鋤小苗……才鋤得有興趣，突然發現：他在我背後站着呢！向我伸着手，笑嘻嘻地說：

「呀呀！你怎幹得了這！我來我來！你成天辦公怪累的，好好歇一會兒去吧！」

這時候，我看見：他在我鋤過的地上，把我留下的小苗，一齊拔掉了！我很奇怪：

「你怎麼把小苗全拔了？」

他說：「嗨嗨！這是「穀牛牛」（一種野草的名字），小苗都叫你鋤掉了！」

後來，每當他抽煙的時候，我老是想去鋤，可是，說什麼他也不讓了！總是很客氣地說：

「怪累的！你受不了這苦！」

這樣，我就在地頭上坐了整半天。

傍晚，我回到機關裏，旁的同志也一個一個地回來了。看他們的臉色，好像都很不愉快。我想：接近羣衆竟然也不很簡單！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兒？

註：「公道團」是山西省在閻錫山統治時代的一個反動政治組織。

轉眼之間，我們到「羣衆中去」，快够五個月了。正好當時推銷「救國公債」已經是完成的時候。

一天，一個從上級下來的同志，到我們這裏來檢查工作。他叫蔡子和，三十來歲。據說是個「毛毛匠」出身。抗戰前，他就這一帶做革命工作，被閻錫山逮住了，關在太原的監獄裏，抗戰以後他才從獄裏出來。

他召集我們開會。我們想：總得先給我們講一套「國際國內的政治形勢」，那知道他先攤開了筆記本子，讓我們先講講這裏推行「救國公債」的情形。

我們的精神馬上有點緊張了！可是並不怕，幾分鐘之內，肚裏就打下了底稿，準備彙報：我們在那些村子裏，一共推銷了多少多少，一共開了多少次動員羣衆大會，動員了多少小學教員，刷寫了多少條宣傳標語，那村和那村還挑了戰，在一個叫什麼的村子裏，還出了個「模範例子」：在那天動員大會上，有一個七十三歲的「開明士紳」，聽了我們的宣傳以後，當場從口袋裏掏出五元邊幣。並且他還說：『抗戰救國人人有責，別看我窮，別看我年紀老了，我願意買五塊錢的

救國公債！」博得了全場熱烈鼓掌，羣衆情緒十分高漲等等。

那知道這位蔡子和同志開口先問：

「這次推行救國公債，羣衆裏邊有不滿意的沒有？他們說了些什麼話？」

「用什麼方法推銷的？出于羣衆自願；還是攤派的？」

「那一階層的人買得最多——要有數目字，各佔百分比多少？」

「工作中碰到了什麼困難？發生了偏向沒有？怎樣克服的？怎樣糾正的——要具體材料！」

他說完了，就用眼睛一個一個的看我們。

這却把我們難住了！我們只能說：「工作很順利，沒有碰到什麼困難——按期完成了任務！——

」

至于他要問的那些事情，那誰知道呵！我們光知道先在村裏召開一個或兩個羣衆大會，宣傳了「重要意義」之後，再開一個小會，把村裏的頭頭們——村長等找來，對他們說：你村要推銷多少多少，限幾天交區——存根不要用鉛筆寫，字要恭正……這樣，到期，村長們一個一個地就把款子交來了，點一點鈔票的數目……于是就完成了工作，這不是很簡單的事情嗎？

蔡子和同志見我們誰也不說話，就把筆記本裝到口袋裏，說：「你們先準備準備，晚上再談吧！」

溜」：

最後，他說：他到這裏來的時候，路過溝南村，在村邊上看見一羣娃娃，唸着一個「順口

.....

惠區動動筆，

縣裏開大會，

區裏跑斷腿，

村裏胡搗鬼！

.....

他就問：『你們唸的是個甚麼歌？』娃娃們說：『我們唱「推銷救國公債」歌哩！』他還想問，娃娃們做了個鬼臉跑了！

蔡子和同志說到這裏，就對我們說：

『這很值得我們注意！』

因為這時候已經宣佈散會，所以，屋子裏的空氣，已經變得很活潑了，一個個生龍活虎地唱起救亡歌曲來，誰也沒有聽懂他的話。

他忽然把我拉到一邊，和我談話：

『你今年多大了？你是上海人吧？想不想家？夜麥麵吃得慣嘛——很不好消化的……』

我想：噫！他把我看成是個小孩子呢！我笑了笑，搖搖頭，沒理他。

他還是問：

『你上過初中沒有？』

這簡直使我生氣了，我很快的就說：

『高中畢業！』

他吃驚地笑了：

『不簡單！不簡單！你看過些什麼社會科學的書？最喜歡那一門？』

這我可有了話了：

『「政治經濟學」和「唯物論辯證法」。我看過「新經濟學大綱」、「大眾哲學」、「新哲學大綱」、「思想方法論」……還有……』我肚裏的書目還沒有背完，他就摸摸我的頭說：

『真可以！真可以！有些書我還都沒看過呢！』

接着，他的話就無邊無際地說開了：

『你下了這些日子的鄉了，你作了些調查研究沒有？今年冬天要實行減租減息了——這一帶有幾種租佃形式？最高的租額到多少？「上打租」的有多少？』

題：

這可把我問住了！我怎麼會知道這些個呢？這不是明明和我開玩笑嗎？幸好他又馬上改了話

『你在村子裏和老百姓交了幾個朋友？』

我說：『什麼？』

他說：『比方像你在學校裏和你談得攏來的同學的似的。』

我搖了搖頭。

他說：『這可不行呵！做羣衆工作，下工夫得在羣衆裏邊交幾個朋友，和他們建立感情。這對於聯繫羣衆、了解情況……都有很大的好處！』

我心裏一亮！覺得這是新鮮事——一定是很有趣的吧？可是，這件事我連想都沒有想過，就拿南溝村來說吧，只有兩個老百姓比較算是熟悉的：一個就是「公道團」長兼村長——潘金堂；另一個就是我上一次在坡根前地裏碰到的那個黑漢。他，那就連姓啥也不知道了。

最後，蔡子和同志對我說：我們下鄉不光是身體要下到鄉裏去，而且我們的思想，感情，也要下到鄉裏去，要不，那怕下十年鄉也不頂事！老百姓的事情還是一問三不知，那就是誰說過的就叫做「天天下鄉，高高在上。」這是很危險的！

我聽着他的話，臉孔就覺得有點發熱，我下決心和老百姓去交朋友。下次他再來問，那就

離不住我啦！同時，我就把他剛才所提出的問題，記到我的小本本上。

第二天，我就到溝南村去了，我決定要和老百姓去交朋友。我準備先去找那個黑漢。我就走到上次去過的那坡根前的地裏。一看那地早已鋤過，黑漢早已不知道上那裏去了！我又不知道他的家在那裏住，只好回到村裏。轉遊了半天，這個朋友沒找見，却碰見了潘金堂，腆着個肚子，兩手提着兩大瓶子酒，騎着個肉疙瘩驢，迎面來了，一見我就親熱得了不得，老遠就下了驢，喊道：

『小馬同志！我正說找你呢！（這時，他把兩大瓶酒往上一提）我娃今天週歲，來來！到我家喝一杯！』

我說：『不會！』

他說：『不喝，就吃一點兒！』

我說：『不……』

我倒並不是旁的什麼理由，只覺得平白無故吃人家的，有點不好意思……正在遲疑，他却挨到我的身旁，用肩膀（因為他兩手都拿着東西）撞了我幾下：

『走呵！又不是外人！也沒有好的吃——羊肉泡糕，家常便飯！』

並且他還對我說：世道越變越壞了，賣酒的在一斤酒裏至少要摻十兩水，所以他親自到城裏

嘗了，才敢買回來。

他見我老站着不動，就一個勁兒用肩膀頭撞我：

「走呵！走呵！」

我想既然是來交朋友，吃朋友的一頓飯，也不算什麼吧，于是就跟着他走了。

到了他家裏，只見堂屋裏擺了幾席，有好多人在等着呢！我又有點不好意思了。他馬上知道了我的心情似的，對我說：

「都是家裏的人。你嫌吵鬧，咱倆就在院裏喝，又寬敞又涼快——喂！來人！再到葡萄架下擺一席！」

葡萄架下的酒席擺好了，他就對堂屋裏的人嚷道：

「你們自己吃喝吧！我陪縣上的馬科長（其實我並不是什麼科長，不知道爲什麼他偏那樣叫）坐一坐！」

屋裏的人齊聲答道：

「你別結記啦！陪貴戚吧！」

潘金堂站着，一手端起那放在我面前的酒杯，一手側着酒壺，滿了一杯酒，直送到我的鼻子跟前，說：

『敬你一杯！』

我說：『不是對你說了嘛——我不會！』

可是他還高舉着酒杯，一動也不動說：

『一杯！一杯！只喝一杯——賞我一個臉！』

我皺着眉頭，一飲而盡！

他連聲說：『好好好——再來一杯！』奪了我手裏的空杯，又給滿上了。

我實在不能再喝，再三推辭，他才罷手，說：

『那麼吃吧——噯！不是說你，你比起老王來，嗨！人家那酒量，真可以真可以！不光量大，還豁得一手好拳！那一回，連豁三拳，你說怎的——全叫他勝了……』

我問：『那個老王？』

他說：『老王嘛，代縣城的王縣長。你不認得？』他設着，就用筷子夾着那些肥肉片呵，鷄呵，粉條豆腐呵……接二連三的往我碗裏堆。

接着，他就問起我的履歷來。我直言不諱的對他說：我父親是個資本家，我是個高中畢業生……他忽然又大聲的嚷起來：

『要不——我對旁人說：縣上那個馬科長不平常，和旁的工作員不一號號；長相就不一樣

嘛，你看我的眼力怎樣……」

我吃着，胸口像叫什麼堵住了似的，覺得很煩燥，忽然想起那天那個啃糠餅子的黑漢來，轉口就問道：

「你村裏有一個黑漢，他家在那裏住？」

他問：「他叫什麼？」

我說：「誰知道哩！只記得他長得很黑！」

他就哈哈大笑：

「真是唸書人——真是！那些受苦漢，成天在陽盤底下晒着，那有一個是白的！」

我說：「他特別黑！」

他說：「你找他有事嘛？」

我搖了搖頭。

正在這時候，忽聽得有人叫了一聲：

「東家！」

我抬頭一看，正是那天在坡根前啃糠餅子的黑漢！

這時候，他垂着兩手，必恭必敬地在門口站着。我就站起來讓坐，招呼他；

「來來來！」

那黑漢顯得不尷不尬地向我擺擺手：

「你請！你請！」

這位「公道團」長兼村長——潘金堂，却半皺着眉對那黑漢說：

「你知不道我家有事？嗯？你找甚麻煩哩？」

黑漢說：「我想使你家的驢送幾車糞！」

潘金堂用手向那門口一指，說：

「走！改日來吧！我正忙着陪縣上的馬科長喝酒哩！」

那黑漢看了我一眼，回頭就悄悄地走了。

我就對潘金堂說：

「我說的就是那人！」

他說：「他是我家的「作地」戶。他姓白，可是誰也叫他老黑——你找他有事？（我搖了搖頭）他是個「毬楞」（「二百五」的意思）……」

接着，他就對我說：這號人的腦子是死榆木頭做的，兩斧子三斧子也劈不開！就說這次推銷救國公債吧，明明有，也不掏！對他們磨破了嘴唇皮，也等于放屁！後來，他出了個主意：誰不